



中篇說部

周仁獻嫂

翁偶虹編著

北京出版社

中 篇 說 部

周 仁 獻 嫂

翁 偶 虹 編 著
任率英 何鏡涵插圖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

內 容 提 要

明朝，倭寇勾結海盜滿熾，侵擾江浙，朝廷派杜宪領兵征討。奸相严嵩的党羽赵文华正督察沿海軍務，因杜宪不是严党，就不發粮草，以致打了敗仗。都御史海瑞建議開武科，选拔將材。举子張武烈武艺高强，而主考严嵩为了私交，竟点郭美堂为狀元。杜宪的兒子杜文学仗义疏財，就派盟弟周仁贈銀給張武烈，并荐他到杜宪营中。張立功不少，但有一次失机被俘了。严党借此誣陷杜宪，說他通敌。皇帝便用药酒將杜宪賜死。杜文学的朋友鳳承东，在严嵩的管家严年前夸杜妻貌美。严年心动，便請严嵩下令，將文学充軍。周仁妻激于义憤，代杜妻嫁給严年，行刺未中而自杀。外間不明真相，都罵周仁献嫂是忘恩負义。周仁忍辱負重，直待海瑞出征，平了海盜，張武烈杀了郭美堂，杜文学立了軍功后夫妻重聚，一切冤屈才得大白。

这个故事會編为各种戏剧，博得好評。它歌頌了爱国的和有正义感的人，痛斥了弄权殃民的坏人，爱憎分明。

中篇說部 周 仁 献 嫂

翁偶虹編著 任率英 何鏡涵插图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幕布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2 ·字數：44,000

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 49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1·218 定价：(6)0.20元

統一書號: T10071·218

定 价: (6) 0.20 元

(14) 6/02

— 进讒言暗害杜侍郎 夺狀元气走張武烈

明朝，正德皇帝死了，因为没有兒子，就由同宗的藩王朱厚熜繼承了帝位，改年号叫做嘉靖。这嘉靖皇帝，是个昏庸糊塗的人，总想着自己永远当皇帝，長生不死，終日里講求拜神求仙，修設道場，于是連帶着对于“青詞”也特別喜愛了。

“青詞”原是道教荐告神仙用的文章，用朱字录写在青籐紙上，所以叫做“青詞”。既然有了这愛好青詞的皇帝，就有一个“青詞宰相”乘机而起。

这个宰相，姓严名嵩，江西分宜县人。自幼学了些浮华的詞章，又写得一笔好字。中年就走江湖謀生，測字相面，更練就一張善辯的鉄口。他有了这些本事，已經有了逢迎諂媚的本錢，但他后来能做大官还另有一段緣故。原来那嘉靖在做皇帝之前，和严嵩已經認識了。严嵩当时揣情度势，料得嘉靖有几分登位的希望，便打开那張鉄口，搖頭摆尾，恭維得嘉靖心花怒放。后来嘉靖真个做了皇帝，想起这旧日知己，便賞了他狀元及第。严嵩既然爬了上去，更展开手段，逢迎阿諛，無所不至；尤其作青詞，最得皇帝的寵愛。从此步步高升，一直作到宰相。小人得势，便結起了党羽，今日害文，明日害武，把不附和他的正人君子，一个个設法除

掉。他又养了一群狼僕惡奴，終日里張牙舞爪，在外面欺侮百姓。

这时，倭寇鬧得最凶，勾結当地的奸紳、海盜，到处掠劫屠杀，沿海一帶地方，沒有不遭到蹂躪的。严嵩为了樹植私党，在嘉靖面前，保举了他的爪牙工部侍郎赵文华，督察沿海軍务，权在一般將領之上；凡是不依附严嵩、賄賂严嵩的，便暗囑赵文华参奏一本。先后被他誣害的有張經、李龍、王抒等許多將領。

这年，倭寇和海盜相互勾結，大举进犯，浙东西，江南北，沿海数千里，同时告警。其中唯有竄扰松江的海盜蕭显一股，声势浩蕩，最为猖獗。赵文华上本告急，嘉靖命兵部侍郎杜宪，率領三万人馬，前往征剿。只因杜宪与兵部尚書唐瑛，都是正直之士，素不奉承严嵩，严嵩又施故技，暗命赵文华，在粮草接济等等方面，从中作祟，因此杜宪吃了一个敗仗。嘉靖聞奏自然不快，严嵩却十分欢喜，暗庆得計，借此机会，正好收拾唐瑛、杜宪。这天早朝，就出班奏道：“倭寇猖狂，是杜宪用兵無方；海疆多事，也是兵部用人不当，請陛下將兵部尚書唐瑛、侍郎杜宪严加懲办。”嘉靖听了，点了点头。严嵩非常得意，以为这一下可把他們害定了。那唐瑛是个武將，心直口拙，縱有一肚子的話，也說不出口，正在着急，只見都御史海瑞，出班奏道：“严嵩有蒙蔽陛下之罪！”这一句話就把严嵩吓了一跳。因为海瑞与別个大臣不同，他才智过人，清廉剛直；向来不輕易开口，既然說了，就很难駁倒，嘉靖对他也存着三分顧忌。今天他一出头，严嵩自知又白費心机了。就听海瑞奏道：“倭寇侵扰，固然兵部有責任；但是在外的武將，都得受当地文官的节制。各地督撫，是吏部选拔的，宰相推荐的；赵文华督察沿海一帶，总握兵权，

如今兵敗師辱，完全因為宰相保薦的不得當，應將嚴嵩治罪，才能使人心服。”

嘉靖正惱杜憲打了敗仗，現在見海瑞反參了嚴嵩一陣，心里怎能高興？以為嚴嵩必然要辯解的，回頭看看，却見嚴嵩緊抱牙笏，低頭不語，只得轉了話頭，說道：“國家多事，滿朝文武不能替我分憂，反而互相推諉。你們究竟有什麼好辦法，能夠平定倭患，當面奏來。”海瑞見嘉靖有開脫嚴嵩的意思，可是對唐、杜兩人也並不追究，便奏道：“事權不一，將情兵驕，致使盜寇猖獗，請陛下降旨，將武科提前舉辦，拔取天下英雄，為國效力，倭寇就不敢侵擾了。并請降旨，江浙軍務，由杜憲自斷自行，不受趙文華节制，才能早日成功。”嘉靖想了一想道：“好，就讓杜憲總掌軍權。武科也可以舉行，只是誰做主考呢？”話才說完，嚴嵩忙奏道：“臣願替陛下選拔真材。”嘉靖喜歡的是嚴嵩，自然把正主考叫他做了；副主考就派了唐瑛。皇帝既這樣說了，唐、海二人，心里雖然不平，也是無法。

你道嚴嵩為何搶這主考？原來他，一為搜羅爪牙，增厚自己的勢力；二怕選了真材，平了倭亂，就失去害人的機會。

這開武科場的詔旨一下，四面八方的英雄豪傑，一個個買弓選馬，到北京來應試。

且說貴州省有一個好漢，姓張，因他性如烈火，勇似霸王，所以取名武烈，聽說開武科的消息，十分歡喜。憑本事來講，這武科狀元，自然是十拿九穩，但路途太遠，盤費很難籌措。想來想去，只得將家產全變賣了，這才來到北京，住了店房。這店主人姓王行四，在北京開了幾輩子客店，凡是京城里的風土人物，沒有他不知道的；尤其愛管個閑事，可是心腸却像杠子一般的直。如今老了，人家都稱他一聲王

四公。張武烈住了他的店，無事時，就與他說些閑話，倒也十分投緣。

張武烈在兵部挂了號，每天游覽名勝古迹，好不自在。轉眼就是一個多月，到了進場日期，張武烈四鼓起床，吃了早飯，披甲跨馬，一路向校場而來。這時，天色漸明，只見那校場上，人山人海，各地的舉子，黑壓壓地站了一片。將台的中央，椅子上坐着兩位主考。左右翼，雁翅般排列着百十個官員。將台下，前前后后圍列着很多將校。兩邊站着三五十對鳴金擊鼓手。半空中旗幡招展，旗門外，戟劍如林，萬馬騰歡。過了一刻，將台上豎起一面黃旗。就听那兩廂里“咚咚”地擂起鼓來，鼓聲里還夾雜着號角的聲音。鼓過三通，校場上除了馬嘶之外，并無一人言語。

就在这时，一個將校，走近台口，手搖紅旗，高聲叫道：“應試的舉子們，每人一馬三箭。一箭不中的，明天不准參加比試！”傳了號令，中軍官就手拿名冊點名。各考生入場，個個賣弄精神，盤馬彎弓，用心射去。中了的是揚揚得意；不中的就垂頭喪氣，離去了校場。

箭試將近尾聲，忽見一個身穿綠袍、手拿銀槍的小將，應聲縱馬入場。這人生得雖只三分人材，有了七分的裝扮，却顯得十分精神。嚴嵩看了，忍不住叫一聲“好！”就轉向唐瑛道：“大人，這個少年，就是刑部郭大人的公子，名叫郭美堂。弓馬武藝，好生了得，真是后浪催前浪，又是一輩棟梁。”唐瑛听了，方知那人是刑部尚書郭秀枝的兒子，嚴嵩自然屬意他了，便敷衍道：“后生可畏，且看郭公子一顯身手。”話聲才住，那郭美堂，馳馬在百步以外，一連三箭，全部中了紅心。這時休說嚴嵩，就是全場的官員，都喝起彩來。嚴嵩嚷道：“中了！中了！其余的不用考了！”中軍隨着嚴嵩的話尾，令旗

一搖，傳了出去。唐瑛怎肯依他，將要開言，忽听一声“冤枉！”十来个应试的举子，飞馬冲到將台，为首的就是那張武烈。只听他們齐声稟道：“考生万里来京，就为了今天的这场考試，請大人开恩！”严嵩自知理亏，笑道：“天色已晚，准你們明天比試刀馬，也就是了。”別人倒沒說話，張武烈問道：“这弓箭魁首算誰呢？”严嵩怒道：“你莫非眼瞎，沒看到郭某一馬三箭？”張武烈道：“考生不服。我張武烈要与他比个高下！”严嵩喝了一声“大胆！”話言未了，唐瑛插口道：“你且射来看。”張武烈不等严嵩發話，撥轉馬头，飞奔箭場，在旗門以外，离那标靶还有二百多步，只听得“嗖嗖嗖”連珠九箭，箭箭都射中了紅心。全場雷也似地喝起彩来。張武烈滿以为这回一定取中了，便高高兴兴地轉来复命。豈知来到將台，还未开口，严嵩就厉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竟敢藐視場規：一不等呼喚，煽惑众人，鼓噪生事；二不依定例，未到箭場，竟敢擅發九箭！”說到这里，向台下刀斧手喝道：“把他赶出場去！”台下兵丁將要动手，唐瑛忙攔道：“慢些！”轉向严嵩道：“太師，張某虽然犯了場規，但是武艺超群；我們是为国家选拔真材，太師可不要莽撞！”严嵩听了“为国选材”四个字，生怕唐瑛上本参奏，眼珠一轉道：“張武烈，本該赶出考場，我念你無知，明天比試，不准你穿戴盔甲，只許用短棒一条，你可有此胆量？”張武烈挺身应道：“謹遵鈞命。”唐瑛和一些官員，听張武烈竟然答应了，都觉得奇怪。

次日，張武烈真个無盔無甲，只拿了一条短棒。及至比試起来，憑着他的武艺，將比武的人一个个抓下战馬，輕輕地抛在地下，一連打胜了五十多人。

严嵩看时机已到，向中軍使了个眼色。中軍就喊道：“郭美堂進場！”那郭美堂早有准备，挺槍拍馬，跑进校場。若說



那郭美堂的武艺，也曾受过名师指点，又欺武烈身無鎧甲，又只有一条短棒，只能护己，不能伤人，他就把那条銀槍，舞动起来，一槍紧似一槍。張武烈一来短棒难敌，二来連战了几十个好汉，气力也有些支持不住，急得汗流如雨。五六个回合之后，郭美堂眼看要得胜了，趁兩馬交錯，就抖擻精神，用槍惡狠狠地向武烈胸前刺来。这时張武烈既不招架，也不閃躲，喊声“拚了！”等槍尖离他胸前只有三寸的时候，將身猛然一歪，这槍尖就从胸前擦过，划了一下，流出血来。就在这时，郭美堂已到武烈身边。張武烈立刻照定郭美堂胸前的扣甲絆只一抓，惡狠狠地把郭美堂扔出兩丈以外，直跌得皮裂肉綻，昏死过去；可是張武烈却也惨叫一声，滿手流下鮮血。

那張武烈为什么惨叫呢？原来郭美堂早有算計，事早在縹緲里，密密匝匝地藏了些鋒利的鋼釘。張武烈伸手一抓，用力愈重，刺得愈深，疼得难忍，所以气得把郭美堂扔个半死。

严嵩大怒，一边叫人救活了郭美堂；一边叫人將張武烈捆绑起来，要問他个蓄意伤人的罪名。唐瑛爱惜武烈是个英雄，連忙替他求情。严嵩借此要挾，說若要开脫張武烈的罪名，必須联名保奏郭美堂中了这科的狀元。唐瑛一心要救張武烈，只得应允。严嵩立刻傳令，把張武烈赶出校場，不准停留。

張武烈傾家蕩产，万苦千辛，落了这么个下場，真是又恨又怨；回到客店，对着一盞孤灯，十分难受。自己想道：“朝廷这样糊塗，奸臣这样弄权，將來也不会有出头之日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死吧！”忽又轉想道：“不能死！我要作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洗我这奇耻大辱。——只是身上已經沒有錢了，目前就是难关，还談什么大事！”想到这里，一点法子也沒有，只是坐在那里發愁。这时，門兒一响，王四公进来。武烈見是四公，臉上一紅，垂头無語。王四公道：“武科場的事，滿城都喊嚷动了。事到如今，又有什么法子？兄弟，你沒錢，只管在店里吃住，等待机会。我若口不应心，”說着用手指了指自己鼻尖，“你把我叫作驢四公！”張武烈拱手說道：“咱們萍水相逢……”王四公不等他說下去，正色道：“四海之內，都是朋友！”又吩咐店小二好好伺候，說罷走了。張武烈見王四公待他这样好，感动得流下泪来。

二 結义士慷慨遣周仁 一 护忠良冤屈斬海瑞

王四公心直口快，把張武烈含冤事傳遍了京城。过兩天，張武烈正在屋里發愁，只見四公走了进来，一迭連声道：“武

烈，你有这样的好朋友，怎么不说，反要他找来看你？”張武烈暗想：“我在京师没有朋友啊，莫非找错了人？”忙迎了出去。只見王四公后面一个書生模样的人，作揖問道：“兄台可是貴州張武烈么？”武烈迟疑地不敢回答。那書生不等他說話，就接着說道：“我叫周仁。我的盟兄杜文学昨天出京去了，临行时叫我將这个包裹轉送給你。”說罢，把包裹遞与四公。王四公双手一接，險些掉在地下，順口說道：“大郎，怎么这样重？”周仁道：“伯伯老了。”王四公感慨道：“怎能不老！二十年前，你还是娃子哩。”周仁不再多言，向張武烈拱了拱手，說声“再会”，轉身就走。張武烈想要問个底細，才說句“請进来談談”，那周仁已出了店房，边走边道：“我受杜兄所托，轉送这个包裹，改天再会吧。”張武烈要追时，周仁已去远了。王四公道：“你这人特直性了。有这样的好友，怎不去望他，偏要他来看你？”說着把包裹送到張武烈房里，还嘮叨着：“你要不曉得去杜府的路，明天我領你去。”武烈随他进来，自言自語道：“真是怪事！”四公道：“怎么？”張武烈道：“我并不認識什么姓杜的呀！”王四公道：“这就怪了。”張武烈道：“可不是怪么！”王四公道：“明明周大郎对我說，十年前你同杜公子，結拜了盟兄弟，只因一言不合，你就走了。杜公子屢次写信給你，你只是不理。”武烈道：“你怎么信他的謊話！”王四公把眼一瞪說：“京城里誰不知道‘义俠杜公子，誠实周大郎’！他們一向是不說謊的。”武烈急道：“我要認識什么杜公子，叫我仰面还乡！”王四公更不懂了。打开包裹，里面却是一百兩銀子，另外还一封信。武烈急忙拆开，只見上面写道：

“一日慕名，胜似十年旧友。冒昧奉上白銀百兩，望勿推却。書达时弟已出京，祝兄鹏程万里，后会有期。”

兩人讀了書信，才明白杜公子的一片苦心。

原来杜公子就是兵部侍郎杜宪的儿子，父传子受，练就一身好武艺，又读了很多的书。杜宪因当时重文轻武，只盼望儿子做个文人，所以取名文学。这杜文学对国是一片忠心，待朋友又是一腔热血，人家有了急难，他一定帮助，京里的人都看得重他。他既是个好武的人，对这次的武科场自然留意。先听武烈含冤落第，就生了爱惜的意思；后来又听他困在京师，就想接济他；又怕武烈不受人家的惠赠，才假说是旧友，托周仁送去一百两银子。

張武烈去了杜府兩次，門上只說不在。原来杜文学怕他謝絕贈銀，所以不肯見他。后来还是王四公和周仁从中把事情說清楚，杜、張才得会面，兩人談得十分亲近。

轉眼一个月过去了。这一天，兩人談到張武烈的前程，杜文学便写了一封信給他父亲，推荐張武烈投軍效力。張武烈千恩万謝，回到店里，見了四公，將要去投軍立功的話說了一遍。四公連連点头說道：“难得杜公子想得周到，这正是你出头的机会。”当下定了行期，兩人又說些閑話。談到周仁，王四公說道：“周仁这个孩子，前多年和我是鄰居，也中过秀才，是个誠实的君子。只因家里穷，不能再等考試，便謀了个押运官粮的差使。有一次运粮，遇着了大風，一船的官粮全都沉在水里；他虽逃了性命，官家却叫他按数賠粮。你想，他如何賠得起？后来批了限期，过期要叫他坐牢，妻子發做官妓。逼得他走投無路，他夫妻就起了自杀的念头。”說着把拇指一伸，“亏他碰着了杜公子。兩人并沒見過面，杜公子竟拿出成箱的銀子，救了他夫妻性命。又因意气相投，結成了盟兄弟。后来，周仁索性搬到杜府去住。杜府的事，不論大小，都归周仁料理，多年来他没弄过一点玄虛，要不城里人怎么都称他們是‘俠义杜公子，誠实周大郎’哩。”張武

烈听了，暗自点头，对于杜文学更加敬爱。武烈又拿出来五十兩銀子，答謝四公的盛意。王四公忙攔道：“我不缺吃，不缺穿，要它作什么？还是你帶着吧。”張武烈执意不肯，王四公气道：“再这样，你是把我不当人了。”武烈無法，謝了又謝。动身这天，杜公子又送来一套行裝，王四公备了許多干粮，一同送到十里長亭。

張武烈到了松江青草坪。杜宪看了書信，又試了他的武艺，心中大喜；只因他过去沒有功名，就破例放他一个守备。張武烈不在官职大小，一心想报恩杀敌，每逢临陣，总是一

馬当先，就立了許多功劳。不上三四个月，杜宪直保他做了参將。

虽然官軍打过不少的胜仗，可是赵文华，不按时接济粮草，所以仗也总打不完。这天对敌，也是武烈胆大心粗，竟單人匹馬赶了下去，不想中了埋伏，跌落陷坑，被敌人俘获了。

不提張武烈



被擒，再說这夜北京的严府里，严嵩正和来京見皇帝的赵文华，商量第二天在皇帝面前，怎样扳倒海瑞，暗害杜宪。

次日早朝，严嵩奏道：“赵文华来京陛見，現在殿外候旨。”嘉靖道：“沒有我的旨意，赵文华为什么擅离职守，私自来京？”严嵩低声奏道：“是为了国家大事来的。”嘉靖“啊”了一声道：“叫他上殿。”赵文华进来奏道：“臣沒奉到陛下的聖旨就来京謁見，真是死罪！”嘉靖道：“你有什么事要奏呢？”赵文华連忙呈上了本章。嘉靖打开一看，皺眉怒道：“大胆杜宪，竟敢如此！”轉向严嵩道：“赶快草詔，將他押解进京，审問正法！”严嵩奏道：“押解进京，只恐在路上出事。”嘉靖点点头道：“便宜了他，賜他自尽吧。那边的軍务，就派新科狀元郭美堂接替。”說罢，怒冲冲就要退朝。海瑞在旁边听見，知道是奸党弄鬼，但又不知其中底細，忙奏道：“不知杜宪身犯何罪，陛下这样發怒？”嘉靖惡狠狠地看着海瑞，一言不發。海瑞不知其中究竟，只得又奏：“請陛下开恩。”嘉靖把赵文华的奏章扔在海瑞面前道：“你看去！”海瑞拾起本章，看了一遍，又看了赵文华一眼，忙奏道：“所奏不实！”嘉靖怒道：“怎么不实？”海瑞道：“杜宪勾結海寇，不知有誰能做証？”赵文华奏道：“杜宪暗派先鋒張武烈投降海寇，就是絕大的証見。”海瑞道：“張武烈投敌，怎見得是杜宪主使的呢？”这句话把赵文华問得張口結舌，当时回答不出。严嵩早有准备，忙奏道：“張武烈武場应考，犯規被逐，困在京城，杜宪的兒子杜文学，送了他一百兩銀子，还荐他投效杜宪。到了杜营，不滿三个月，杜宪就保他做了參將。”說到这里，向嘉靖偷看一眼，繼續奏道：“杜家对張武烈有这样的大恩，他怎能背义投敌？显然是杜宪囑使的無疑了。”海瑞奏道：“据报，張武烈是遇伏遭擒的，并非蓄意投敌，还請陛下詳查。”严嵩厉声喝道：“既是大明臣子，

被擒就該殉國，為什麼甘心投降？你從前說什麼杜憲受趙文華的节制，不易成功，皇上才命他自斷自行。至今半年多了，功在哪里？”海瑞怒道：“你蓄意陷害杜憲，暗囑趙文華斷絕他的糧餉。三軍無糧，怎麼能平寇患呢？”嚴嵩面紅耳赤，無言可答。趙文華忙道：“你怎麼知道糧草不濟？”海瑞沖口說道：“杜憲曾有信給我。”一句話提醒了嚴嵩，忙向嘉靖奏道：“海瑞身為御史，私通邊帥，就有圖謀不軌的意思。”海瑞厲聲道：“我海瑞身為言官，職在全忠去奸，怎說同謀不軌？哪像你們狼狽為奸，只知道害人，眼看國家斷送在你們的手里了！”趙文華見海瑞已動了火性，暗慶時機到了，忙向嚴嵩使了一個眼色。嚴嵩會意，立刻跪倒，委委屈屈地奏道：“臣等一片忠心，海瑞竟敢這樣辱罵，臣等真沒臉為國效勞了。”嘉靖道：“你們無罪。”轉向海瑞喝道：“你竟敢在金殿上誹謗大臣，真是目無君上，應該罰俸三個月。杜憲通敵，賜藥酒自盡。”海瑞听了，心里簡直冒火，大聲叫屈道：“陛下应当納諫除邪，效法堯舜；怎麼偏信小人的話，反學桀紂？”嘉靖听了大怒，厲聲喝道：“無知狂徒，竟敢毀謗我，推出午門斬首！”說罷拂袖退朝。嚴嵩上前几步，尾在嘉靖身後，問道：“派誰監斬？”嘉靖边走边說：“就派你監斬。”嚴嵩哈哈大笑，海瑞也冷笑不止。

三 救海瑞太子打嚴嵩 庇文華權臣害杜憲

當時京城里的人，多把海瑞看作民間的父母，國家的棟梁。今天聽說皇帝要斬海瑞，不一刻就傳遍了全城。街頭巷

尾，家家擺設了香案，生祭海瑞。

那海瑞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等看到百姓對他這樣愛戴，反倒傷感起來。沿路百姓擁擠得水泄不通，兵士揮着鞭子亂打，那囚車才遲遲地到了法場。

一會兒嚴嵩騎着馬，由御林軍護擁着來到監斬棚前。他下馬還沒坐定，便問左右道：“現在什麼時候了？”左右答聲“已正”。嚴嵩眉頭一皺，又站起身踱來踱去。他這時心裡是一喜一憂：喜的是在金殿上一戰成功，除去了對頭；憂的是挨上一刻，猶如一年，只怕事情有變；恨不得馬上就到午時三刻，開刀斬了海瑞。

不大的時刻，突然一匹快馬，風馳電掣地闖進了法場。那馬上的人，照定御林軍拍拍就是几鞭子，罵道：“猴崽子們，躲開！”馬不停蹄直向海瑞面前跑去。御林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太子的親信太監、青宮總管馮保，便吐了吐舌頭，不敢攔阻，急去稟告嚴嵩。嚴嵩聽說大驚，生怕皇帝要下赦旨，把心一橫，喝道：“時刻到了，鳴炮行刑！”旁邊的傳令官，低聲回稟：“相爺，剛剛午初，恐怕——”嚴嵩不等他說下去，揚手就是一掌。傳令官幾乎跌倒，不敢再言語，只得把旗子一舉，就听三聲炮响，嚴嵩心裡一痛快，暗想：“殺了再說！”等了一会，却不見動靜，正要發話，忽見劊子手跑來報道：“馮公公伏在犯官身上，不能行刑。”嚴嵩听了，罵道：“大胆的奴才，竟敢扰乱法場！”邊罵邊向法場走去，及至見了馮保，氣焰却失去了大半。原來嚴嵩虽是宰相，統率文武百官，却管不到太監的頭上，當下只得含笑抱拳道：“公公吉祥！”馮保笑道：“吉祥！吉祥！大家吉祥！咱家特意給老太師賀喜来啦！”嚴嵩失聲道：“我有什么喜事，敢來惊動公公？”馮保道：“太師三言兩語，毀了兩個大臣，豈不是天大的喜事！”嚴嵩臉色一紅，